

全 新 小
說 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57

臨濟楊岐初祖

楊岐方會

大師傳

作者◆趙嗣滄



作者・趙嗣滄

楊岐方會大師傳

臨濟楊岐初祖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57





佛光史傳叢書

臨濟宗楊岐派初祖——楊岐方會大師傳

3653

臨濟宗楊岐派初祖：楊岐方會大師傳／趙嗣滄
作.-- 初版.-- 臺北縣三重市：佛光，民90
面；公分.-- (佛光史傳叢書；3653)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57)

ISBN 978-957-543-970-5(平裝)

224.515

90001455

作者 趙嗣滄

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慈惠法師(張優理)

地址 高雄市中區大樹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電話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二六八

網址 <http://www.fgs.com.tw>

劃撥戶名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中區大樹路一五三號 (〇七) 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中區大樹路佛光山寺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二〇一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二) 二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二) 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九)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中區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 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中區忠言路一八號 (〇七) 五五六三三九三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第八六號

二〇〇一年三月

二〇一二年五月再版二刷

定價 二五〇元

☐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傳真 (〇七) 六五六三五四六

電子信箱 fgs@fgs.org.tw

劃撥帳號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圖爲湖南省瀏陽縣石霜寺山門殿。



趙嗣瀾／提供

【總序】

佛光與慧燈

白雲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露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中國佛教百科叢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卷首語】

楊岐宗風千古輝映

◆趙嗣滄

自達摩攜「禪」東渡，融入中國固有文化，傳至六祖惠能，把釋迦牟尼佛所說「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發揮發展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反對研經習教的漸修，主張當下徹悟，自證本心是佛，從而形成了竺傳禪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的、中國所特有的「禪宗」。六祖惠能的弟子南嶽懷讓，傳馬祖道一；青原行思，傳石頭希遷，分為「南嶽」和「青原」兩大系統。從晚唐到五代，南嶽下鴻山靈祐、臨濟義玄；青原下洞山良价、雲門文偃、法眼文益，各又發展形成了「滄仰」、「臨濟」、「曹洞」、

「雲門」、「法眼」五家。入宋後數十年間，臨濟下楊岐方會、黃龍慧南又開展出「楊岐」和「黃龍」二派，與前面的五宗合為「七宗」，這就是中國禪宗史上的「一花五葉」和「五家七宗」。這些派別，根源同一，宗旨不差，只是各有一套考較和誘導學人的方法手段，表現為不同的作風，又各認自己的傳承關係，因而各立門戶，自成體系。降至南宋，楊岐派經幾傳，勢力宏大，曹洞宗則一息雖存，已不絕如縷，其餘五家，宗緒皆絕，中國禪林實已成了楊岐法派的天下。故後世論禪宗，多以楊岐派為臨濟或南嶽，甚至是禪宗的正脈，上溯祖述源流，推定楊岐方會為臨濟第八祖、南嶽第十二祖、中土禪宗第十八祖、釋迦下第四十五祖。

方會（公元九九六——一〇四九年），袁州（江西）宜春人，俗姓冷。得法於石霜楚圓，曾至袁州楊岐山（今江西省萍鄉縣北）住持普通禪院，大振禪風，後轉潭州

（湖南）長沙雲蓋山海會寺。他三十多年為僧，但住山說法僅十二個年頭，平心而論，在當時禪林中，並不是頂尖人物，無論聲望或影響力，都不及同時代的瑯琊慧覺、雪竇重顯、黃龍慧南等許多人。他的弟子白雲守端、保寧仁勇，在江南一帶聲勢初張。守端傳五祖法演，法演門下出了佛果克勤、佛鑑慧懃、佛眼清遠，被稱為「三佛」，再加上開福道寧，被稱為「二勤、一遠、一寧」，和大隨元靜等另外幾個能人，在朝在野，更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使楊岐派在中國禪林中形成席捲包舉之勢。這固然是子孫得力才能光宗耀祖，但若不是方會的學識深厚，訓徒嚴謹，也不會導出這個結果。黃龍後人慧洪覺範在《禪林僧寶傳》中，把他的祖師爺慧南和方會作過比較，認為：慧南像一個珠寶商，聚集了許多珍怪之物，多數是好貨，卻也摻雜了不少假貨；方會則是一位玉匠，選料精當，絕不用次等玉石，所治之器都光明照人，絕無贗品。

在方會的時代，禪林各大宗師，多有以奇異的言行，顯示玄微，或用峻烈的手段，行施棒喝；而方會的表現卻平實無華，既無陡峭的言詞，也不商量什麼幾玄、幾要，幾句、幾關。譬如，他說禪：

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千。

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唻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

楊岐無旨的，栽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

表現出一種枯淡的禪風，外無圭角而內具機用。

禪宗在修證和傳法中，最講究「機用」二字。「機」是可用教法激發出人所固有的機動之性；「用」則是激發此機性的巧妙方法。譬如槍炮上膛有發彈之力，就是機；

瞄準後發射以擊中目標，就是用。

前人論馬祖所傳宗旨，其門徒百丈懷海得其大機，懷海弟子黃檗希運得其大用，其他的人，不過隨聲唱和罷了，若說兼而得其大機大用者，大約就要算方會了。

方會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作譬喻，像一頭只有三隻腳的驢子，十分艱難，但卻是堅韌而執著地一直向前走去。

【目錄】

【總序】佛光與慧燈 ◆ 星雲

【卷首語】楊岐宗風千古輝映 ◆ 趙嗣滄

逃世

● 竄名商稅務 — 一

● 避禍高安路 — 一九

● 隆濟寺藏身 — 三二

● 九峰山明心 — 四五

求法

● 斷塵緣 — 六一

● 訪名藍 — 七四

● 依廣利 — 九二

● 下湖南 — 一〇八

悟道

● 遷轉道吾 — 一二三

● 參拜崇福 — 一三八

● 法悟石霜 — 一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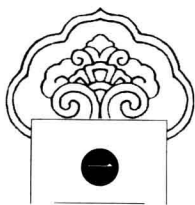
● 陸沉金谷 — 一七二

應緣

● 九岫古錐藏穎處 — 一九〇

● 四	三腳驢子弄蹄行	二二一
● 五	守端入室承宗旨	二二六
● 六	仁勇分燈夕照明	二四四

【後記】	品味禪意，當下徹悟	二六四
------	-----------	-----



竄名商稅務

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
唯餘一孕在，明日定隨風。

——唐朝悟達國師知玄作〈五歲詠花〉詩

楊朱先生正在講授愛身輕利之學：『古代的人，損壞自己一根毫毛而有利於天下，他不肯獻出；若以整個天下來奉養他，他也不願接受。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不損自己一根毫毛，不

以天下爲己利，那麼，天下也就治理好了。』

學生禽子問道：『如果損失先生一根毫毛而能救濟天下，先生願不願捨？』

楊朱答道：『天下豈是誰的一根毫毛所能救濟的。』

禽子見楊朱答非所問，不肯放鬆，追問道：『假如能辦到，先生肯嗎？』

楊朱還未答言，忽聽門外人聲喧嘩，一群人來到楊朱學館前，有人叫道：『子居先生！子居先生！』楊朱，字子居。

楊朱隨著兩個書僮走出學館，只見門外站了七、八個人，爲首叫他的是鄰人胡老實。胡老實上前說道：『子居先生，我的一隻羊跑了，正邀了族中幾個人去追尋。想到先生的兩個書僮很機靈，能不能叫他倆一同去幫忙？』

楊朱望著眼前的七、八個人，不解地問：『走失了一隻羊，何用許多人？』

胡老實說：『岔路太多，必須分頭追尋，所以嫌人手不夠。』

楊朱點頭應允，叫兩個書僮隨胡老實去，館中學生有兩個好事的，也請求先生批准，跟著一擁而去。

日已過午，尋羊的人群回來了。楊朱一看他們的神情，便知沒有尋著，但仍問胡老實：

『追到你的羊了嗎？』

胡老實搖了搖頭，說：『追丟了。』

楊朱說：『這麼多人追一隻羊，怎麼會追丟？』

胡老實喪氣說：『岔路太多！岔路之中又有岔路，再多的人也不夠分派。大家實在弄不清楚該往哪條路去追。』

楊朱聞言，心中一動，臉上頓時流露出悲傷之色，半晌說不出話來。胡老實和族人已經離去，楊朱回到座位上，仍悶聲不語。學生們或翻竹書，或思考問題，滿堂雅靜。偶有學生向先生請教，楊朱也一反往日侃侃而談的作風，只簡單地敷衍幾句。到了晚飯時間，楊朱說：『今天就到這裡，明天不必來了，歇息一天。』

學生們忙整理書篋，起身離座。

一名學生不解地問：『夫子今天的神態怎會如此異常？羊本是一種賤畜，丟了一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何況又不是夫子的。可是夫子因此悶悶不樂，弟子實在不解。』

楊朱聽完學生的發問，仍不作聲。學生頓時不知所措，只好隨眾人離開了學館。

在回家的路上，楊朱的得意弟子孟孫陽與同學心都子相約明天來問先生。第二天一早，心都子和孟孫陽來到楊朱室中，心都子向先生問道：

『昔日有兄弟三人，遊齊魯之間，拜同一位老師學習仁義之道。學成而歸，他們的父親問：「仁義之道是怎麼回事？」老大說：「仁義使我愛惜自己的身體，而以名聲爲輕。」老二說：「仁義使我爲了成名可不惜犧牲身體性命。」老三說：「仁義使我既能保全自己的身

體又能成名。」他們三兄弟同出於儒而所論各異，請問夫子，誰是誰非呢？」

楊朱也以譬喻作答：『從前有一個人濱河而居，深通水性，駕船擺渡，所獲收入可供養百口，遠近很多人向他學習游水和操舟，可是後來幾乎有一半的學成者都溺死水中。這些人學的是游水的本領，而沒有一個人學如何淹死，但得利和受害卻各在極端，你能說出誰是誰非呢？』

心都子默然退出，孟孫陽沒有聽懂他們二人的譬喻，跟著心都子出來後，責問道：『你怎麼問得這樣拐彎抹角？夫子所道更是怪僻，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惑。』

心都子說：『大道因多歧路而使羊亡失，求學的人因所學的說法太多而迷失方向。所學的原理雖然一樣，而得出的結論卻相互背離，豈不可悲！』

楊朱因歧路亡羊而悲泣，其泣歧之地，傳說在今江西省萍鄉縣北七十里萍川水源之處，後人於是把所傍之山稱爲「楊歧山」，「歧」又作「岐」。

楊朱沒有料到，他的學說在他身後便告斷絕，而千餘年後，另一派學說卻在這楊歧山下發出了一片輝耀神州禪林垂九百年的光芒。

①

北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七月的一天，從萬載縣北街「太白樓」酒店裡走